

■乡村纪事

父亲的立秋仪式

□许国华

清晨，一觉醒来，看到父亲在屋檐下生煤炉，蒲扇“呼呼”地对着煤炉洞门猛煽，边煽边说道：“今天入秋了。”

“嗯，交秋了。”母亲应着，从里屋拿出钢精锅，上水灶清洗。

停了一个夏天的煤炉，重新生火了。我们知道，又到了打秋水的日子。不用父亲呼唤，我们拿起吊桶，去水井中吊上一桶井水，拎回了家。此时，钢精锅洗好了，蜂窝煤球烧红了，父亲将吊来的井水倒入钢精锅中，开始烧开水。

水烧沸了，盛在广盆里，撒入一小把薄荷叶，切入十几片柠檬，父亲便用浓浓乡音拖腔的语调开始吆喊：“喝秋水茶了——”

我们全家人都喝，闻讯而来的乡亲也喝。我们用小碗轻轻舀起，用嘴细吸，以鼻轻嗅，一缕淡淡的自然清新，和着幽幽的甘冽清香，沁人心脾。啜上一口，满口生津，满齿留香，真是舒服极了。

喝秋水茶，是我们乡下祖辈传下来的习俗。据说在入秋这一天，全家人喝上一碗秋水茶，既能清凉解暑，又能防秋后腹泻。喝完秋水茶，父亲郑重其事地交代：“入秋了，喝过秋水茶，就不能再去河里汰冷浴了，要汰热浴了。”

“晓得了——”我们极不情愿地应着。父亲从里屋中搬出一口空水缸，放在家门前的场地上。我们继续去水井吊水，“哗啦”地倒入水缸。水缸中的水满了，任它太阳底下曝晒，晚上就用曝晒过的井水，烧土灶浴锅，汰秋水热浴。据说，汰这样的秋水热浴，不生痱子。

父母口中的“入秋”“交秋”，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在乡下，立秋是极为重要的“四时八节”之一。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二十四节气中的“四立”，代表着四时更替、季节轮换。从字面上看“立秋”，“立”是开始的意思，“秋”由“禾”与“火”字组成，表示秋天伊始，暑去凉来，禾谷成熟。

乡下的立秋，总是仪式感满满。人们不光喝秋水茶，汰秋水浴，还要用“啃秋”的方式，迎接秋天的到来。

下午，父亲从村头的瓜棚里，拎回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放在吊桶中，沉入井底，在清凉的井水中浸上数小时。捞起，一刀切下，鲜红的瓜瓤就露出来了。咬一口，甜甜的，凉凉的，那滋味，正应了那句歇后语：“三伏天吃西瓜——好生痛快。”

切开瓤的大西瓜，整整装了两广盆。全家人围坐在堂屋中，抱着红瓤西瓜啃，很快两广盆的西瓜，一扫而光，只剩下一堆啃完的西瓜皮。在乡下老家，按照老法传承下来的习俗，立秋必须啃西瓜，是为“啃秋”。“啃秋”也叫“咬秋”，寓意是炎炎夏日酷暑难熬，时逢立秋，一口将其咬住，好留住凉爽。同时，也是希望啃着啃着，就能给秋季“啃”出一个好收成。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立秋“啃西瓜”是一道独特的民俗记忆。尽管那时，村上种植了不少西瓜，但基本上是供应城里居民赚取副业收入的，农民自己反而只能打打牙祭，如今立秋了，天气转凉了，地里西瓜也少了，就用这种实实在在的“啃”的方式，犒劳一下贫乏的肠胃，享受一下秋季丰收在即的喜悦。

“立秋啃秋，一年顺溜”，那硕大圆满的西瓜，不就是寓意人们对秋天收获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吗？立秋时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啃西瓜，其乐融融，其情浓浓，期盼家庭如西瓜一般圆满，年成如西瓜一般硕大，生活如瓜瓤一般甘甜。对依赖土地而生存的农民来说，立秋“啃秋”，“啃”的是一种喜悦、一种期待、一种希望。

如今，在物质丰盈的年代，那些曾经的立秋仪式，有些冷落，有些散逸，但父亲那一声浓浓乡音拖腔的吆喊，那一碗酸酸甜甜的秋水茶，那一块红彤彤的西瓜瓤，依然倔强地占据我的记忆内存，时不时地浮现在往事如风的记忆屏上。

■灯下小品

立秋之趣

□曾龙

每逢八月，我总是爱行至篁岭，只为一览晒秋之盛。而随着篁岭开始进入晒秋最旺盛的时节，在满鼻飘香的果蔬中，立秋也悄然而至了。

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的正式开始。一般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季即将来临。

在古人的生活中，立秋则变幻成了多姿多彩的仪式与活动。如我颇爱的晒秋，就是生活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山区的村民一脉相承且颇具生命力与地域性的习俗代表。

事实上，在古代的周朝，立秋就已经成为当时的宫廷颇为重视的节日。每逢那天，天子就会亲率三公六卿诸侯大夫到西郊迎秋，并举行祭祀少皞、蓐收的仪式。到了汉唐时期，仍然延续了此传统；宋朝时，立秋的仪式开始增添了新的趣味，当时的宫内会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而民间的男女则都会戴楸叶，以应时序；到了清代，人们会在立秋节这天，悬秤称人，来和夏日所称的重量相比，看体重有无肥瘦，实乃妙趣无穷。

立秋，秋来寓意着清爽，寓意着丰收，也寓意着忙碌。而立秋的到来，同时也让人们拉开了秋忙的序幕，如秋忙会是古时人们为了迎接秋忙而做准备的经营贸易大会，其目的是交流生产工具、变卖牲口、交换粮食以及生活用品等。其规模和夏忙会一样，设有骡马市、粮食市、京广杂货市等。大会期间还会有戏剧演出、跑马、耍猴等文艺节目助兴。

秋忙时的农村则普遍有“秋收互助”的习俗。你帮我我帮你，三五成群去田间，抢收已经成熟的玉米。一料玉米要搬四次：头茬、二茬、三茬、撈空茬。妇女、老人、十来岁的小孩他们手提竹笼，一排接一排，一株接一株，挨着个儿去搬，最后用大车拉回家。看谁家的玉米成熟得早，先给谁家搬，既不违农时，又能颗粒归仓。

秋忙虽劳累，但娱乐也必不可少。常见一些青年人 and 十余岁的孩子，在田间玩耍、做游戏。他们会把嫩苞谷穗搬下来，在地下挖一孔土窑，留上烟囱，就是一个天然的土灶，然后把嫩苞谷穗放进去，到处拾柴火，再用苞谷的顶花作为燃料，加火去烧。一会儿一全窑的苞谷穗全被烧熟了，丰硕的苞谷宴就在田间举行。他们还把打来的柿子，弄来的红苕，放在土窑洞里温烧一个时辰，就变成了香甜可口的柿子。一时间，秋田里的生活趣乐无穷，如画如梦。

■诗词歌赋

牛背上的乡村(外一首)

□洪恩

蝉鸣掩映在乡村 蛙声一片，黄牛咀嚼草色 我置身田野 绿色的波涛荡漾	消失在暮色，我无意打扰 草丛有山鸡飞起
黄昏行云流水 炊烟起，最后一声鸟鸣	乡村宁静悠然 像一曲无人吹奏的青笛 于是，我想起 骑在牛背上的日子

■乡间人物

篾匠三叔

□山荣

我们村曾出了一个名篾匠，人称三叔，他编织的竹器流传甚广。成就他技艺的当归功于村里那连片的竹林。

我们村子的周边种着一片一片的竹子，因竹子年年发笋，越多越多，片片相连，翠绿的竹林竟把村子围得严实，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抵御了台风的袭击；仿佛一条绿色的画廊，荡漾着醉人的诗意。

因村里竹子多，自然篾匠也不少。三叔自幼聪明灵巧，喜爱学习篾匠技艺，常到篾匠处观摩，回家用心研习，博采众长，技艺自成风格，各种竹器无所不会，而且花样不断创新，美观耐用，人见人爱。如此，他织出的竹器价钱自然要高。尽管价钱高，但找他编织器物的人很多，他的活计忙也忙不过来。只见他终日在门前那棵老槐树下忙碌，不是弓着腰破竹，就是坐在矮凳上修篾条、织器物。他破竹时啪啪作响，使人想起势如破竹这成语。他修篾条很专注，劈的篾条大小均匀，表面光滑。他织器物时篾条起舞，碰撞有声。夏天中午，不少村民聚于树下谈天，看他编织。在谈笑间，一个个器物便在他手中诞生了，常引发褒奖之声。

编织竹器要经过选竹、破竹及编织三个环节。三叔曾说，要织出好的器物，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选竹要凭眼力，编织不同的器物需选用不同的竹子，老嫩要适当，过老篾条够硬但脆，过嫩织出的器物硬度不够，不耐用。编织猪笼、箩筐等大器物，一般选大的竹子，不是很直的也无关紧要。编织竹筛、簸箕比较精致的器物，就选用较直的竹子。如织精细的如蜂笼等器物，就选用竹节较疏的竹子。竹子选得好，就会各得其所，使用率就高，就会降低成本，织出的器物也美观耐用。

破竹要靠手势，手艺好了，才破得均匀。篾条均匀了，编织的器物才美观，竹子的利用率也高。破竹有粗破和细破两个环节。粗破是将一条竹破开大的竹片，分开篾青与篾肚。细破就是根据器物的需要，将破开的篾片破成小的篾条，再用刀削去篾条棱角。三叔破竹如行云流水，轻而易举。

编织就讲究技巧了。三叔技高一筹，在于他织的器物均衡硬朗，造型美观，像艺术品。在众多的物品中，筛子、蜂笼、簸箕等要求的技艺是最高的，从这些物品就可看出一个篾匠的真正水平。三叔织的筛子篾条如一，筛孔大小如一，而且编织的筛筐很圆，曲中中规。他织的蜂笼篾条很细，六边形的笼眼均匀地斜排着，仿佛一朵朵花，笼口的倒插口柔而有弹性，让蜂笼进得来而出不去。三叔一边编织器物可一边与你交谈，有时还说一些笑话让你大笑不已。

三叔除了织用品，有时还用一些派不上用场的小篾条编织一些小动物逗我们小孩子玩，我们举着那些小动物开心地跳着跑着。

那时，我们家家户户的许多物品都是编织的竹器。大到箩筐、畚箕、簸箕、筛子、炊架、鸡笼、猪笼，小到菜篮、竹兜、蜂笼、簸箕。使用这些竹器既大方又环保，用坏了一把火烧掉就成了肥料。可是不知从何时起，这些竹器被塑料的器物所取代了。箩筐被尼龙袋代替了，菜篮被塑料袋代替了。每天买菜便一起带回不少塑料袋，因而每天都有许多塑料袋被丢在路边屋旁，红红白白绿绿，周边变得肮脏起来了。

竹器被塑料取代后，三叔的编织手艺便闲置起来，他也老了，有时去村里的小卖部打打牌，早已风光不再。

那些竹子当然也不再风光，可它们照样年年发笋，越长越密，竹下堆积起厚厚的落叶。家乡翠竹空自长，多可惜啊。

回到乡下，看到三叔，我不止一次说，要是大家还用竹器多好啊。三叔也很无奈，说，大家都图方便，结果处理垃圾就不方便了。

我曾想，什么时候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了，人们使用竹器的意识复苏了，村里的竹子又值钱了，该多好啊。

■生活感悟

有些将就，可能就是一辈子

□任焱越

我有位邻居，结婚时贺喜者去闹新房，几位发小蹲在床上拍照，不小心把床板的木条踩裂了，邻居赶紧拿起屋里的一张凳子垫上，高低正好，于是“欢乐”继续进行。

新婚后，生活立即转入日常的烦琐之中，邻居忙着四处奔忙，养家活口，把床板下的凳子也忘了，一直到二十多年后老屋动迁搬家时，才发现床板下垫着的那只凳子。邻居感慨地说，一直想修，一直没修，想不到这一耽搁就是几十年。

床板修不修，或许问题还不是太大，我一位同学一随意，就把自己嫁出去了，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

那年有人给她介绍了个男朋友，小伙子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身高胆大，但一段时间接触下来，发现相互间的交往有些不融洽。姑娘想“我骑马找马”，每发现他一个优点就记下来，等攒满一百个就嫁给他，如攒不够，我就去寻找其他的“良马”。

于是姑娘开始攒起了小伙子的优点来：他身高能拿到我拿不到的东西，他胆大进黑屋子不怕，他力气大外面碰到纠纷不惧打架，他……攒着攒着，还没攒到十几个，姑娘年龄大了，也没找到其他的“马”，父母在旁一催促，姑娘内心虽有想法，却也只能稀里糊涂地嫁给了他。

婚后由于双方性格上的差异，经常争吵，日子过得很不如意，等孩子一大，俩人就分道扬镳了。在老同学的聚会上，她对我说，生活上的许多事情真不能随便，它会影响你的一生。

婚姻是人生大事，但有时人的职业也不能小觑。我有位文友，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在煤气公司抄表，走家串户的，工作虽然烦琐，但空闲时间不少，很符合他舞文弄墨的爱好。

改革开放后，各媒体与各大机关纷纷向社会招揽人才，我文友也去某机关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并被初步录用了。结果某机关派人来看档案时，文友单位坚决不放，并对文友许诺，本单位也要培养他。某机关暗示文友，可采取辞职的方式调动，文友想现在职业蛮稳定的，还有时间写写东西，领导对自己也很不错，到了新单位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心一软，就放弃了。结果对他承诺的领导调离了，当时的许诺也成了泡影，文友在抄表的路上一直走到了退休。

后来他看到许多文友在进入新单位后，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不免有些后悔，连文友们的相聚也很少参加了。大家都对这位颇有才气的文友没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而为他惋惜。

有人说生活没有彩排，每一天你都应认真对待，不要马虎、不要随意、不要心软，更不要退缩。因为，有些将就，可能就是一辈子！

■百姓记事

粮食生长在名字里

□周恒祥

我曾经的教师同事讲过一则趣事。他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国粮，一个叫国庆，他老是以以为两个孩子是亲弟兄，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常常会弄错名字，表扬错了人。想来，这两家孩子的家里人应该都是很爱国的吧，给孩子起的名字都带有“国”字。一个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有出息，吃国家的粮食，领国家的俸禄；另外一个希望孩子与祖国同庆，日新月异，越来越强大。

那时，在乡下的学校，学生的名字五花八门，颇为有趣。有叫小狗的，小傻的，小蠢的，小好的，这些，我都能理解，随手从田野里拈来的名字虽然很贱，却是为了好养活，但是接地气，寄予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满满的希望；有叫小变的，也有叫小改的，还有叫小换的，无非头胎是女孩，下一胎一定要生出个男孩来，把希望天天搁在嘴上叫，那是多么焦渴的生子梦呀。我理解。

让我感到很新鲜的名字，是用粮食给孩子起名字的。一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叫小米。说话慢声慢气，文静得像水田里的一株稻子，连着涩的样子也像低头的稻子。

我问她，为何叫小米。她说，她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叫大米和二米，临到她了，才叫小米。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富裕，希望能经常吃上大米饭。把衣食无忧这个最低的愿望，放在了孩子的名字里了。那个年代，平时吃不上大米饭，只有过年过节了，才会吃上一顿饱饱的米饭、猪肉炖粉丝。那时候的米饭真好吃，谁家做米饭，在隔壁邻居家都能闻到那米饭的香味。从草垛里飘逸出来的米香味，隐隐约约，缥缥缈缈，云丝一样飘出门。馋涎欲滴啊，那时候的米饭，不需要炒菜，就可喷香地吃上两大碗。不像今天，哪天不吃大米呢？吃上大米饭，早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我们这一带，中午是标配的米饭，既是习惯，也是一日三餐最重要的一顿饭。

班里还有一个男孩，叫黑豆。这孩子，比现在的动不动就说“损色”的小品演员宋小宝还黑，黑豆，真是名副其实。孩子不识几个字的爸爸希望他长得壮实一点，黑豆一样泼皮。在我们这里，早先还种少部分的黑豆，但不是给村民吃的，而是拿来泡开了，喂牛。牛吃了黑豆，特别有劲。

后来，我到了另一所学校，班里大多孩子姓高。有个孩子长得特别高，瘦瘦的，好像营养不良，脸上也没多少肉，小脸，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作高粱。人如其名啊。要是营养跟得上，这孩子一定会是一棵打篮球的好苗子。

我小学有个同学，名字叫小谷子。有人喊他，初听，以为他的名字是个可以敲打的小鼓，后来看作业本，才知道，他的名字原来是能吃的小谷。

以前有个同事名字叫玉米。初听这个名字，以为是一个秀气憨厚的人，没想到，一见面，却是一个北方大汉式的大男人，身材魁梧，说话浑厚，男中音。工作很敬业，也特别能吃苦。后来，机缘巧合，他进入公安，成为破案能手，有一次在抓捕歹徒的搏斗中，他腿部受伤。他还悄悄地资助过一个贫困生，坚持数年，后来被单位的人发现，才宣传出来。他获得过全国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他可是赫赫有名的大玉米、优质玉米呀。

麦穗，似乎是爱粮人的共同喜好。有个歌唱家的艺名叫麦穗，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绿色的田野里，那些随风生长的小麦。她是一名青年歌手，获得过青年歌手大奖赛的金奖，唱的歌都与田野有关。有一个诗人的笔名也叫麦穗，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老诗人了，曾参加纪弦的现代派，写了不少好诗。他是来自田野的诗人，做过公司练习生、店员、送货员。吃苦的诗人，才会写出好诗。最近看了一个小视频，是一个名叫麦穗的中年女子，要冒雨出去买菜的，为家人做饭，多贤惠呀。这个名字，是本色名字，不是艺名。她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子，一看，就是一个有着乡土气息的女子。全国有多少名字叫麦穗的人呢？百度一下，还真的不少。那么多的人叫麦穗，也许，麦穗会给人带来好运吧。

每次喊一声带有粮食的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亲爱的粮食形象，会想到，弯腰在无边的田野里劳作的庄稼人。

■口颐之福

家乡螺趣

□董国宾

雨季来临，漫天遍野的水灌满秧田，块块田地青苗簇簇，渐渐在热夏里长成有筋骨的稻棵，一个个田螺也在水空间快乐地游动。夏至过后，是田螺鲜嫩肥美的时节，我迫不及待地腰间系上小竹篓，与小同学相约来到田间拾田螺。灼热的阳光把田里的水晒得暖洋洋的，田螺一只只缓缓地浮上水面，肆无忌惮地吐出半个身子。我和小同学一个个光着小脚丫，“咪溜”钻进稻田，一个个把它们抓在手里。小田螺机敏地躲进硬壳，紧紧闭住小圆盖子，我伸开小手把玩一下，然后笑嘻嘻地扔进竹篓里。有的田螺还附在稻从，爬上田埂，都被我们弯腰捉了起来。这些田螺爬到我们眼皮底下，有的则要起本事儿来，钻进水底的烂泥里。我们耐住性子，将手插进去，一点点向前移动，突然就握住一个硬实的小东西，这当然就是我们要找的田螺了。每当有一个这样的田螺捉上来，我们这些小娃仔，脸上都会笑起一个小酒窝。那时乡下的日子清苦，但生态环境相当好，十分有利于田螺的繁殖和生长。我们每次下田拾田螺，都会有两三斤的收获。纵横交错的田埂上，回家的脚步“哒哒哒”地响着，我们的脑子里，还装着田螺的香味呢。

回到家里，母亲将拾回的田螺清洗干净，滴入三两滴菜油，放入清水中泡养三五天。每天换一次清水，还要捞出没有露出头的死田螺。等田螺吐净泥沙，再用钳具剪去螺蒂，洗净沥干水，就可入锅翻炒了。母亲先将豆豉、蒜头、紫苏叶一起捣成茸，再旺火烧热锅，加入适量油，将花椒、干辣椒和葱姜煸出香味，快速倒入处理清洁的田螺。接着将盐用清水搅匀，淋入锅内不停地翻炒，然后盖上锅盖。煮上一会儿之后，放入豆豉、蒜、紫苏茸炒透炒熟，一大盘鲜亮亮的炒田螺就出锅了。这可是我最爱吃的美食，自从田螺拾回家，我就眼巴巴地盼着快快吃上炒田螺。一顿美餐之后，我还会去田间拾田螺，每次都会品尝到乡野的美味和野趣。这香辣味浓的炒田螺，肉质鲜美，滑嫩爽口，是我童年里抹不掉的快乐和记忆。

■百姓记事

粮食生长在名字里

□周恒祥

我曾经的教师同事讲过一则趣事。他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国粮，一个叫国庆，他老是以以为两个孩子是亲弟兄，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常常会弄错名字，表扬错了人。想来，这两家孩子的家里人应该都是很爱国的吧，给孩子起的名字都带有“国”字。一个希望孩子长大以后能够有出息，吃国家的粮食，领国家的俸禄；另外一



长城雄风。李昊天 摄

■百姓记事

百姓茶坊

7